

他们在诉说什么

我们的小区矗立着好几尊神态各异的音乐家铜质雕像,漫步其间总感觉到音乐的浸润。你看,垂柳的秋叶飘落肩头,似听见雕像在轻轻地呼吸,他们的目光刚毅而温煦。巴赫的衣褶里蓄着微风细雨般的沉思,海顿指尖停着云雀的颤音,贝多芬的发卷仍翻滚着暴风雨——可他们全都静默如晨露。

忽觉不是他们在诉说,是漫步的我们被允许聆听:当暮色浸透落叶,所有寂静都开始以音乐的形状生长。待月光射向休止符,这些凝固的旋律便会挣脱躯壳,随着夜露渗进土壤,在无数的岁月里长出会唱歌的根须。

他们在诉说什么?我只觉得一切是那样悠长,一切是那样玄妙,让人在宁静中体验到时光的律动……一切我们不愿见到的龌龊与卑鄙、苦涩与伤痛统统见鬼去吧!

飞落的金币

繁华终究是褪尽了,枝叶删得疏疏朗朗的,像一幅用淡墨勾勒的素描。风一来,便听得见枝干与空气清瘦的对话。

落叶沙沙的,铺了一地,那不是告别,是将喧嚣纷扰都敛入大地的襟怀。它们以金灿灿色彩昭示着一种果决的开始,仿佛大自然遗落的金币,以一种雄浑的开始,进行着无声的交换。欲望之火熄灭了,覆盖着大地无穷的温存。

霜花在窗玻璃上漫开,成了冬日里透明的诗。万物都在做着减法,减去了浮华,显露出骨骼的清奇。这凋



时光散章

□ 郝明德

零,原来不是终结,而是一种澄澈的慈悯;如同老者卸下了重担,眉眼间尽是通透与安然。

天地霎时高阔起来。这寂静,并非空无,它厚墩墩地铺陈着,仿佛在泥土深处,正悄悄地酿造着另一个春天。

年会上的红围脖

无疑,这是拷贝出的景观,欢乐的心花齐刷刷地在这一刻开放,一个精心搭建的平台,让各自忘记了冬日的严寒。你看,一缕缕丝绸的红在无数颈项间苏醒,像断续的火焰,又像凝固的霞光,将空气烘出暖的涟漪。会场是海,这红便是荡漾的、温驯的潮头。

看过去,一色的红,却藏着千样的脉搏。那新来的年轻人,将围脖的流苏捻了又捻,仿佛将节拍间绕着青涩的忐忑与远大的经纬。那沉默的中年人,任红巾松散地搭着,眼角的细纹里泊着岁月的风,此刻被映亮了一瞬,依稀瞥见多年前,同样鲜衣的少年。每一道褶皱都裹着一段未宣之于口的故事,在集体的暖热里,默默蒸腾自己灵魂的水汽。而我,疑似在梦幻的边缘,任红绫与白发调侃。这红原是仪式的一道笔画,如今

却成了每个人小小的、飘动的岸。我们裹着同一场热闹,心里却泊着不同的帆。当合影的灯光骤然亮起,所有的红汹涌成一片希望的汪洋——原来我们期待的,不过是让这抹偶然的暖色,能熨帖地渡我们,走向即将启程的、未知的春天。

静静的产院

整个产院是静默的。不是全无声音的那种静——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屏息凝听,远处断续传来几声婴儿的啼哭,像试探人间温存的音符。这静,是喧哗沉淀后的质地,是血与汗都退成背景,唯余心跳如钟摆校准时间的,那种瓷实的静。

她躺着,汗湿的头发贴在额上,像初春土地里挣出的嫩芽。疲倦从骨缝里渗出来,然而眼睛却亮着,亮得像蓄了两泓星泉。当那团温热的、带着漉漉气息的小生命被轻轻放在她胸前时,她整个身体先于意识松了下来,像跋涉万里的船,终于触到了港的泥土。婴儿的啼哭不刺耳,反成了划破这黏稠静寂的第一缕光。

小小的手指蠕着,握不住什么,却又像握住了全部。那是一种最原始

的占有,对母亲,对温度,对这刚刚睁眼看见的朦胧世界。他呼吸着,胸膛一起一伏,如此微末,却又如此庄严——一个新造的小小宇宙,开始了它第一轮无声的膨胀和演化。

她看着,看着那皱红的脸,那稀疏的胎发,看进那双尚未对焦、却清澈无比的眼眸深处。她忽然懂得了所有古老神话里关于创造的传说。她不是创造了一个生命,她是亲自护送一个遥远的灵魂,渡过了幽暗的星河,来到了这有光、有风、有哭声与笑语的岸上。她的身体是船,是桥,是那一股充满惊涛与血火的、神圣的路。

静,又漫了上来。但这静不同了。先前的静是等待,是绷紧的弓弦;此刻的静是充盈,是涨潮后海滩的丰润与平和。静里有奉献与企盼交融的呼吸,有血脉在看不见的地方汨汨流淌的余音,像大地深处暗河的歌鸣。

此刻,窗外的天,不知何时已褪尽了墨色,泛起淡淡的湛蓝。远处传来第一声清脆的鸟鸣,清亮亮地,啄破了晨的薄壳。光,那最原初的、创世般的光,正一丝丝渗进来,爬上洁白的床单,温柔地,照着那两双依偎的眼——双盛着尚未苏醒的整个世界,另一双,则盛满了刚刚诞生的、古

老的春天。生命不是诞生,是归来。每一次啼哭,都是古老的魂魄,认出了这似曾相识的人间烟火。母亲额上的汗,是接引星河时沾染的露水。静默中,并非无声——你听,那是时光的轴心,被新生的重量轻轻压出的一声悠长叹息,旋即化为祝福的吟唱。

雪趣

起初只是天光暗了一暗,像宣纸被清水润开边缘。而后,那白就无所顾忌地泼下来了——不是飘,是泼。一整匹素缎从九霄的织机滑脱,浩浩荡荡地覆下来。瓦楞的墨线最先隐去,接着是大棚的轮廓,最后连老榆树最倔强的枯枝,也软软地举起蓬松的银絮。

我站立在塬上,竟觉自己也成了被天公轻描的一笔。须发渐白,肩头开出湿润的琼花。忽然想起古人称雪为“寒酥”,真是好名字——这满天的碎玉,原是嚼的。寂静在此刻有了形体,它不压枝柯,不折躯干,只将万物的轮廓都吻成浑圆的慈悲。

远山只剩一抹淡影,如砚中未化开的宿墨。这白吞没沟壑,抚平崎岖,仿佛光阴本身——来时不与谁商议,去处也不留商量的余地。忽然羡慕起那些深深睡去的草籽,它们梦见的春天,可也是这般辽阔而贞静的模样?

风起了!檐角的雪沫斜斜地飞散,在将暮的天光里,亮成亿万枚小小的晶莹。而新雪仍在下着,飘落无忧无虑的轻柔。我终于懂得:真正的覆盖从不沉重——那让你心甘情愿交出颜色的,原是最轻的抚摩。

天地静极。唯我胸中,藏着一场不肯融化的黄昏。

春风的眼睛

□ 郭建民

踏青

从唐诗中钻出来
春天失去郊野
遗留在桃花枝头的咀嚼
成为坚硬的牙齿
一棟棟樓房雄列成陣
將青青小路
咬得落花流水

阳光变得拘束起来
还增添几分蜷曲
这种种对爱情的幽灵上
凤儿努力抬起头
远处一只风筝
摇摇摆摆摇摇摆摆
从楼房连绵的凸凹中
模仿老鸟

手臂渐次上升
想把它举得更高
昨日的思绪桃花如野
这上面的故乡的天空
这天空
小小的一颗美人痣

看花

这春风的语言一旦出版
故乡马上翻到了夏天
好歹
还捐了那么几句

实际上没有读懂
只有绚丽的色彩
比梦要快得多呢
停留在昨夜的风雨

从不戴老花镜的太阳
橘子一样的太阳
仍然在又高又远的那里
注释着“可以读蜜”

色彩更加鲜艳了
姿态却变得严肃
季节的版本大不要紧
只需常新的眼睛

相信春天

□ 景协民

周末,坐在临街阳台上
在一首循环播放的老歌中,喝茶,看书
明媚的阳光洒满房间
几株绿植,和我一起享受着温暖

外面有春风呼啸而过的声音
那是它将依旧沉睡的事物努力叫醒
街上来来去去的车辆和行人
各有各的方向,各有各的奔赴

远远的荒山还未泛青
街边的泡桐树,也有叶子未曾落尽
打开窗户
吹进来的风,仍然微冷

但我还是相信春天,相信
所有的枝条,正在秘密准备花朵
即使昨夜还下过一阵雨夹雪
即使不远的处漳河半个月前,刚刚解冻

引伶园地

诗二首

□ 寇轩

腊梅

不是春天,不肯张口,
只要一冬的寒风,磨成利剑,
站在枝头,做最孤单的隐士,
等待第一场雪。

幽香不喧哗,它是一种底气,
我不与百花争艳,
只在冬天悄悄绽放,
等待属于我的黎明,
给世界一点儿勇气。

猫

你把阳光,剪成一片片金箔。
铺在窗台上
午觉,已成了一种哲学。
尾巴尖,轻轻扫过窗边,
心事,只对毛线球泄露。

偶尔竖起耳朵,偷听春天的路过。
你是静止的时间,
是平凡日子里的烟火。
用一声呼噜,
打破所有的曲折。

引伶园地

通渭赋

□ 常如冰

禹甸西陲重镇,陇右邑通渭,三千里山川峥嵘浩渺;有汉天水故郡,附廓县平襄,两千载光阴荏苒不老。

壮哉通渭,嵩歌山舞。螭母吞云,气概凌霄,蜿蜒九脉巨邑中,众山崇祖;华岭长啸,风神骋威,摇落华章传佳话,文山并誉。鹿鹿山上苍松峭,仗杖渭北,鹿鸣呦呦,玉狼屏迹,传唐宗访贤故事;凤龙山头明月老,振羽翼南,凤翥龙翔,文士题咏,绎滴仙斗酒之著。东望陇山,悠悠然,滴翠流丹;西瞰尖岗,巍巍乎,吐雾蒸雨。笔架岩若,画笔常携;清溪穷究,文风馥郁。神泉氤氲,名盛陇右,疢疾益体,道元尝作注;牛谷汤汤,泽润梓里,流波渭水,騷客多为赋。金牛出华岭,襄北迤迤;苦水流大洞,襄南蟠曲。清溪清冽,田畴列于左右,莽莽然;安逸游润,人家傍居其次,怡怡乎。

盛哉通渭,人物荟萃。秦徐酬唱,情动千载,古今第一夫妻诗人,舍彼能谁?赵荣清命,义振敌顽,天子称为忠贞烈士,当之无愧。名齐包公,王宗器开封续传奇;誉称青天,牛雪樵巴蜀流芳蕙。与城共亡,与义共存,李仲晦道德文章同日月;为民族革命,为国倾心,那照堂赤胆忠心共星辉。院士三杰,学术领先,誉满神州;俊彦万千,百业争艳,名震陇渭。

巍哉通渭,带河阻山。据山川之形胜,掌要冲而控扼;乃四市之通衢,纽交通而锁关。古丝路贯穿东西,遗存犹言平襄大道;秦长城横贯南北,版筑还道远古烽烟。隗嚣为一世豪杰,割据陇右,东峡巉峻立天屏,光武屡败北;文广也一代名将,筑城通渭,渭北浩渺拓新土,元昊徒望南。最悲壮,乾隆回变,石峰遗世而独立,震惊朝野;更奇伟,万里长

征,榜罗会议定航程,意义非凡。领袖豪迈,《长征》首诵文小;南国联欢,三军更振威严。鏖战华岭梁,罗将军奋勇当先,英雄长眠岭上;交锋四岩山,众将士血染草原,弹痕犹存山间。

朴哉通渭,载乾毓坤。仰韶彩陶,坝上繁多;齐家文化,土层精深。既耕既读,民风醇厚。荷犁耕于野,则小曲跌宕,梁韵动情;挥毫书于室,则墨韵飘香,四季清馨。皮影舞台小,转动天地大;剪纸才艺旧,刻画生活新。此地“文章最优”,古语在耳;“世上书香”在斯,今贤又云。

诚哉通渭,执着坚韧。赤诚拳拳,热土亲亲。昔我先民,筚路蓝缕,奋起于劬劳困顿之中;屡经磨难,未尝稍稍懈怠于毫分。手足胼胝,栉风沐雨。维天厚德,不負心苦。踵武前贤,遗风夙续。冰数千年文明于兹,君子得其时;钟数千里厚土于兹,英雄有其地。学子莘莘,育苑克秀,桃李争妍;嘉木青青,拔节声晌,山塬乐碧。工商业百业兴旺,物阜民康;政和人和万事和融,风发意气。日光月华,烂今燿今。

维我通渭,赞于衷心:吾邑虽旧,其命维新。维我通渭,歌于苍穹:泱泱乎地,郁郁哉文。煌煌者天,赫赫其人。歌兮咏兮,九州之林。



野菊花

(国画) 张娜作

和蚂蚁在春天相遇

□ 张爱国

生存哲学。与蚂蚁相伴,守一段纯粹的童年时光。

二十余载光阴倏忽而过,我总习惯低着头,在家乡的田地里慢慢走。手里若是不攥着一把铁锨或铲子,心里便空落落的。在无人打扰的角落,挖挖填填,见哪棵小草被土挖瘪压住了脖颈,便伸手去帮它挪开,后来才懂,那些土块,是春天留给小草的棉被,是抵御倒春寒的庇护,几儿时的一番好心,反倒让稚嫩的草芽受了风寒。

难过吗?似乎也不怎么难过。

庄稼地里,生死本就是常事。草枯草荣,虫死鸟生,轮回的节奏远比人间匆忙,见得多了,便在这自然的悲欢里,慢悠悠地讨生活,学着适应,也学着原谅。

惊蛰过后很长一段时间,蛰伏了一整个冬天的蚂蚁,才慢吞吞地爬出洞穴。论懂得冷暖和自保,世间怕是没有生灵比它们更通透。而我始终觉得,春天真正的到来,从来不是看花开草长,而是等第一队蚂蚁出洞的那一刻。

脱下母亲手工缝制、外层套着迷彩服的土气棉衣,斜搭在肩上,背着手,像个老老汉般走在土疙瘩路上,找一处向阳的角落,一蹲就是一下午。那时候的春天,完完全全属

现吃的香菜了。女儿爱吃,超市买的倒是水灵,可愣是吃不出味道,还死贵。女儿说:“妈妈,咱们也种。姥姥在盆里都能种,咱们也种!”

我立即网购种子。我俩从小区花园挖来腐殖土,装满一大箱,四大盆,从楼底端上四楼。女儿喘得气喘吁吁,却不肯停下。

赤手翻土时,我自然想起童年玩土的快乐,想起父亲套驴耕地,我跟在后面捡拾杂草和洋芋。土地的气息热烘烘地蒸腾上来,我的手脚沾满泥土。如水的阳光照耀着丰茂的田野——幸福的泪水在心田涓涓流淌。

先生从乡里拉来窖水,又提来一袋农家肥。女儿每天洒水,直到从表面到底层都慢慢渗透。她急着想种,但得等土潮润不结泥疙瘩才行。她像等待盛事,迫不及待地等了三天。总算种下了。土腥气和肥料味弥漫屋里,女儿说真香。

每天放学,她头一件事就是蹲在箱子前看有没有发芽。一天,两天,一周……一个月过去了,毫无迹象。她一天比一天心急,我安慰着,心里也犯嘀咕。

日子在忙忙碌碌中过去。直到四十多天——香菜本不需等这么久,许是种子太干,许是土温不够——我一进门,女儿大呼小叫:“妈妈,快看!发芽出来了!一共九个!”

我来不及换鞋就跑过去。箱子里细芽如针尖,黄绿绿的,娇弱得不敢碰。有的地方有针眼大的隆起,像胎儿的头即将探出母体。后来十几天工夫,芽儿长了一寸,别处也顶出数不清的芽,柔弱、纤细、坚韧。

现在,阳台上的香菜已郁郁葱葱。女儿摘几片嫩叶放进嘴里,认真地说:“妈妈,咱们种的这香菜,有灵魂呢。”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是啊,这灵魂,是故乡泥土里的蚯蚓,是窖水里的雨滴,是女儿每天清晨的盼望,也是我俯身闻见那缕辛香时,心底泛起的一丝温润的潮意。

茺萎记

□ 丁静

认识它,是在老家的六月。那年杏子熟了,麦浪黄了,整个村子浸在成熟的香气里。可那天,我和姐姐去山上打杏子,刚走到罗奶奶家地头,一股完全不同的味道,猛地冲进鼻腔。

怪怪的,像热炕上发酵的醋,一揭盖子,一股呛人的味道喷过来,在鼻腔里拧成一股带土腥气的蛮劲。它有一种汹涌的冲击力,让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那片菜在阳光下疯长。风送来更浓烈的味道——漫过篱笆,漫过杏树林和粮田,连鸟雀飞过都要急急转弯,生怕被这气味裹住。

我和姐姐捂着鼻子跑过去,直说“难闻死了”。罗奶奶握着那把菜,哭笑不得:“这些娃娃,香菜有啥难闻呢?你尝尝,香得!”说着摘下几片叶子大嚼起来。我这才知道,这开着小白花、柔嫩油绿的菜,叫香菜,也叫茺萎。

后来母亲在老屋前也种了香菜,纤细,繁茂,味道重重的。她把嫩叶撒在肉菜上,一口肉,一口嫩蒜,几叶香菜。那一刻,味觉的世界忽然被点亮了——这野性又蓬勃的异香,原来就是土地真切的气息。

住进城里的楼房,就享受不到现摘